

李吉(1053—1132),字天吉,宋越州山阴县天乐乡胥里人,今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李家村大小坞自然村人。宋元丰四年,29岁的李吉考取进士,初授文林郎、太常博士,继而出任婺州、宁国府通判,后升迁奉训大夫、扬州知府等职。靖康之变,金灭北宋,中原震动,朝廷寻求“才略老成”的战将镇守东南,具有文韬武略的李吉应召。宋高宗下诏,授李吉为东南第三将,加严州节度使,驻扎严州(今桐庐、建德、淳安一带)。绍兴初(1131),高宗赵构驻蹕越州(今绍兴市),再次下诏,授命兵部侍郎,李吉因老病不能胜任没有受命。李吉一生戎马生涯,智勇双全,骁勇善战,一直奋战到老,高宗称赞他“素以文臣谥武事”。去世后,杨时为给他写生平事迹,盛赞“公性聪颖,气宇刚锐,明经博学,善骑射……智勇过人,志将灭金虏”。



幸存的李吉墓碑

李吉 一位被遗忘的宋代战将

■文/肖文

智勇过人 志将灭金虏

李吉,南宋初期的爱国将领,虽名不见经传,但已过古稀之年的时候,老而弥坚,临危受命,默默镇守东南国门的忠诚卫士,为大宋的半壁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靖康之难,李吉出任东南第三将军,兼严州节度使,他出生入死,一生忠心耿耿,保境安民,就这样一位劳苦功高、战功显著的将领,却被历史遗忘。他的生平事迹,明清《萧山县志》里没有记载,87版新的《萧山县志》也没有载入,《萧山市志》载入了,但笔墨比较吝啬,只有寥寥数语:“李吉,宋元丰四年(1081)中进士,官至严州(今建德)节度使”。

那么李吉为什么会历史遗忘?为什么会被萧山人遗忘?其中原因,就是李吉原先是山阴县天乐乡人。1958年,山阴县天乐乡划入萧山以后,一直没有对天乐乡的历史名人进行梳理与挖掘,因此没有载入87年版《萧山县志》,以至于萧山其他相关的志书及史料里也没有记录。如果没有前几年发现李吉的墓碑,没有发现山阴《天乐李氏宗谱》,没有发现宋高宗任命李吉的诏书,没有发现老县令杨时的《节度使天吉李公行状》,恐怕这位宋代名将,至今还继续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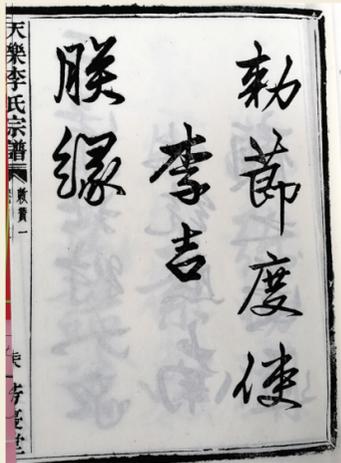
“靖康耻,犹未雪。臣子恨,何时灭?”抗金名将岳飞的千古名句至今被人熟知。徽钦二宗被金人掳走的国难,高宗仓皇南逃的耻辱,作为与岳飞一起抗击金兵的李吉,可谓感同身受。国仇家恨,痛彻心扉。

两宋之际山河动荡,生灵涂炭。其中跌宕起伏、惊心动魄的事件接二连三,宋朝的江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、难以支撑的地步。面对金兵压境,一批爱国大臣与将士心急如焚,誓死抵抗。所谓乱世出英雄,在国破家亡的危难之际,靠着李吉等一批忠心耿耿、老成干练的大臣拼死抵抗,坚守残局,才使得岌岌可危的残破江山得以幸存。

南宋建立后,金人依然没有停止入侵的步伐。于是像李吉这样的将领挺身而出,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,才出现后来相对稳定的局面。两国僵持下难分胜负,如果长期对抗,必然两败俱伤。最后宋金和议,双方结束了战争,才有了南宋长达152年的长治久安。

高宗下诏 委任节度使

绍兴初年,宋高宗赵构南迁至越州(今绍兴市),并改元为绍兴,取“绍奕世之宏休,兴百年之丕绪”之意,意思是要继承国统,以重新振兴,并升越州为绍兴府,题绍兴府额为“绍祚中兴”。



由于金兵进军的铁蹄步步逼近,高宗不得不迅速颁布诏令,李吉接诏后,如慷慨壮士奔赴战场,诏书的内容是这样的:“勅节度使李吉,朕缘二帝北狩,人承大统,然南顾之忧,迎尚弥切,闻卿素以文臣谥武事,特命尔为节度使驻扎严州,克勤厥心,用观来效其钦哉”。

高宗的这份诏书记录在山阴《天乐李氏宗谱》的“御宝·皇宋敕书”中,这道专门写给李吉的敕诏,现代译文意思是这样的:命令节度使李吉。朕是因为二帝(徽钦二宗)北狩(被金人俘虏),才面临继承大统。然而南方的忧患始终存在,近来特别急迫焦虑此事。听说你向来以文臣通晓武事,就特命你为节度使镇守严州,希望你克勤无怠,尽心尽责,有所成效。钦此!

诏书写得情深意切,完全没有皇帝命令式的居高临下,倒是写给同僚的一封信。诏书开头“朕缘二帝北狩”一句,对于高宗来说,似乎是屈辱的别称,包含了多少的心酸与无奈。李吉等一批将领的出现,无疑给惊魂未定、伤痕未愈的高宗稍许安慰。

高宗评价李吉“素以文臣谥武事”,觉得他老成稳重,并为他往东南之间来往保驾护航有功,以至于李吉已近耄耋之年还下诏书,授命他为“兵部侍郎”,但李吉以年老体弱多病给予推辞。可以想象当时宋高宗求贤如渴,信任之至,把他当作是心目中的良将忠臣。真所谓:国危思良将,世乱念忠臣。

熟悉宋朝历史的人都知道,当年的靖康之耻中,宋钦宗、宋徽宗父子二人及在开封的宗室几千人被金人掳去,扣押在金营的五国城,并把宋徽宗、宋钦宗贬为庶人。康王赵构辗转于南方,没有放弃过接回两帝的计划,在临安建立南宋政权登上皇位后,一直请求金国接回徽钦二帝及郑皇后、生母韦太后,但这愿望一直没有实现,直到李吉去世的10后,两国有了《绍兴和议》,才派人接回徽宗及皇太后等。这时候徽宗与郑皇后已经去世,生母韦太后还健在。于是高宗把徽宗与郑皇后棺椁安葬在绍兴皇陵,生母韦太后留在身边以尽孝心。

李吉的功绩可谓功不可没,因为严州是东南重镇,又是在南宋朝廷临安府的西南,军事防御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

《绍兴和议》是南宋与金在1141年订立的,和议确定后,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对抗状态,从此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。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,最终经过宋朝如李吉这样的大臣、将领的一起努力坚守,保住了飘摇不定的江山,使国祚延续超百年。

杨时亲撰“天吉公行状”

杨时撰写《节度使天吉公行状》记录在《李氏家谱》中。杨时评价李吉:“公性聪颖,气宇刚锐,明经博学,善骑射……”“知勇过人,志将灭金虏,返乘舆,奉帝还都,大雪国家之耻”。

“行状”,是对去世者的生平事迹进行概括性的文字记录,是一种与墓志铭差不多的文体。萧山“老县长”杨时和李吉同岁,他们同朝共事过,李吉去世之后,杨时为李吉写“行状”,责无旁贷。

李吉于1132年去世,时年80岁,他的长子李守隆一路风尘仆仆,从浙江的山阴县千里迢迢直奔福建的将乐县杨时老家,请求年迈的杨时为父亲写“行状”。

李吉的大儿子算是找对了人,正是李守隆的这一举动,老县长杨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《节度使天吉李公行状》:

“绍兴壬子(高宗绍兴二年壬子1132年),予致政归(我从朝廷告老还乡)。一日,节度李公天吉子守隆踵予弟持帛拜庭下(一天,节度使李公(李吉)的大儿子守隆,跟随我弟弟拿着求助信拜访到家),泣而言曰(哭着说):先君生时幸接夫子颜色(我父亲生前有幸与您共事),

今没矣(今去世了),敢请状其行(才有胆量请您写‘行状’)。予昔尹萧山(我早年在萧山做县令),去公地甚迩(到李吉的家乡山阴比较近),颇知公详(对李公比较了解),谨为之状(因此答应为李公写‘行状’)。”“……公性聪颖,气宇刚锐,明经博学,善骑射。……靖康之变,中原震动,朝廷求才略老成者为东南镇守,公以宰臣荐,召授东南第三将,加节度使,驻扎严州。公治兵设伏,金人不敢入其境,严之民安堵如故”。“……呜呼!公之知勇过人(李公(李吉)智勇超常),志将灭金虏(一心想灭除金兵),返乘舆,奉帝还都(一直想到全国去接回被金人俘虏的徽钦二宗和郑皇后与韦太后),大雪国家之耻”。

最后,“顾予荒耄(照顾我年老昏聩),不足以发公潜德于万一(对于李公(李吉)的没有写到的德行是挂一漏万),因其子跋涉以请(为了他的儿子长途跋涉的一再请求),姑述其颠末如此”(李公的生平事迹大致就写了这些)。落款为:“绍兴五年乙卯三月望日,龙图阁直学士、前工部侍郎兼侍读致仕杨时撰”。《节度使天吉李公行状》共计五百多字,且把李吉一生的主要事迹都记录下来。

李吉去世那年,宋金两国一直交战不停,杨时也老态龙钟,到了风烛残年,他写好李吉的行状过了四十三天也去世了。他们俩都是带着遗憾离开世界的,一直没有看到“大雪国家之耻”的那一天,其实直到最终,由于两国对峙百年,也未雪靖康之耻。正如杨时在行状中感叹“惜乎事由天造,人岂能为之哉?”。

李吉的生平事迹文字留下来的比较少,杨时的这篇行状可以说是李吉人生轨迹的完整版。杨时一生笔耕不辍,著述颇丰,《节度使天吉李公行状》这篇文字,是在八十三岁高龄伏案写就,可想而知杨时当时的体力与精力已经相当衰老。写好行状后过了一个多月就与世长辞,因此这篇“行状”显得比较珍贵,可以说杨时有生之年综合文字工作的结束语。

后记

宋代历史名人李吉的事迹史料,是所前李家村的退休教师李士连提供的,那天在李氏家庙前遇到李老师,给我看了山阴《天乐李氏宗谱》。这宗谱是“民国”丙辰年(1916年)续修,芳庆堂珍藏。宗谱里面有宋高宗任命李吉为严州节度使的诏书,有杨时为李吉写的《节度使天吉李公行状》等史料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在“破四旧”的运动中,李氏家谱也难逃一劫,许多被认为是“旧思想、旧文化、旧风俗、旧习惯”的字画、书籍,包括家谱等,都被收集起来堆在一起焚烧,现在幸存的这部“民国”年间完整宗谱,是当年有心人藏在一户独居生病的老人家里,因没有人想到与料到,才幸免于难,逃过一劫,成为“漏网之鱼”。

关于李吉墓碑的发现,李老师说年轻的时候看到过,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山上有过一次平坟运动,李吉的坟墓就是那时候毁掉的。墓碑断成两截被遗弃在山坡上,发现后就把它拼了起来,并把模糊了的刻字抠了出来,就是现在这个模样。从墓碑的落款看,李吉的坟墓在明代经过一次修缮,因此墓碑上的落款是明代。碑文中间刻有空心字:“宋节度使李公墓”;首额的几个刻字模糊不清,很难认清;落款比较好辨认:“大明万历八年三月”。墓碑外表平淡无奇,却显得古朴凝重,几个“严州节度使”显示出墓主人的特殊身份,而李吉坟墓的具体位置,据家谱记载:“夫妻合葬坞坞村司马山源”,也就是李家村境内的山坞中。

发现家谱,出土墓碑,还有了高宗的诏书与杨时的《节度使天吉公行状》,这些史料、实物及口碑,李吉的身份不容置疑。而山阴《天乐李氏宗谱》的存世,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萧山地理志

萧山的亭(十三) 下闻桥庙过路亭

■文/王建欢

位于戴村镇方溪村增丰自然村境内的下闻桥庙过路亭,南北贯穿原古道,通向萧山海拔最高村落骆家舍,该亭始建于年代无从考证,现为清代建筑。

这座过路亭构建在下闻桥庙的东侧,披厦式样,亭檐向东南落坡。从建筑材料看,亭子墙体为夯土,桁架、柱子及椽子皆为木头,贯通亭子两边的是鹅卵石铺就的石子路。这是一座因庙取势、就地取材、因材施工的土坯凉亭。亭子以南有一条激越的溪流,溪流上面有一座用乱石砌成的石拱桥,这桥便是下门桥。“桥、庙、亭”组合在一起,可以说是黄金搭档,而且桥与庙都是萧山区不可移动文物,这亭子应该也是桥与庙的附属文物。

亭内东西两侧各有一排石凳子,专供挑夫、行人歇脚。土坯墙上粉刷的是石灰,由于年深月久,石灰已经斑驳,墙体上留有“人民公社”时期的告示。内容有:“云石公社增丰大队为了响应党的号召,发展山林……根据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…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……对于偷窃毛竹、原物归公……”等等字样。从这些有时代特色的句子可以看出,早年的下闻桥庙过路亭,不但是当时大队、生产队社员群众的歇息场所,还是进行思想教育的阵地。

据当地的一位老人介绍,这下门桥边上的下闻桥庙,其实是一座关帝庙,里面供奉的是关帝菩萨,之所以叫“下闻桥庙”而不叫“下门桥庙”,是因为庙附近有闻姓人先居住在这里,而这一座关帝庙是闻姓的祖先最早捐资建造的。穿过亭子的石子路,原先是云石乡的一条热路,虽然原先这条路不宽不平,还比较窄,高高低低的,铺的都是山溪沟里挖来的鹅卵石和碎石块,但很多山里人挑着山货,都要从这里经过,挑得吃力了,就要在亭中休息休息。

下闻桥庙过路亭及鹅卵石铺就的石子路,早年是通往骆家舍唯一的一条山路,山里人搬运货物、特产都是肩挑背扛,用独轮车还是少数。旧时萧山里畈、沙地片人去戴村、云石方向,一路上要经过凌桥、响石桥、下门桥、洪潭桥、万寿桥等古桥梁,在桥边与路边往往有一座凉亭,供过路人歇脚避风雨,这些凉亭就是在外劳作奔波劳动者的庇护所。

下闻桥庙有着这样一座过路亭,应该属于历史文化遗存,并具有浓厚的山乡气息和底蕴。旧时的萧山凉亭星罗棋布,遍布城乡,如今留存的却寥若晨星,像下闻桥庙的过路亭能够保留下来,纯属难能可贵,这与山乡人的保护意识分不开。



下闻桥庙过路亭



内部结构



亭一角